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善惡圖全傳 第七回 林孔昭哭訴城隍 金畢山改妝行刺

詞曰：漁翁執竿問樵夫，問道何處有酒沽。過得板橋三五步，不知今日有若無。漁船停泊在兩邊。連日天陰少酒錢。幾次欲把笠衣當。又恐明日是陰天。

話說李雷吩咐「帶他進來」，林孔昭進內，李雷便問：「兄弟，你既依了，快快回去，把令正送來。」林爺說：「要寬我三日。」李雷道：「這個不能，明日五更就要抬人。」林爺道：「我妻生性剛烈，必用好言相勸，才可依兄。」李雷說：「那個管他烈與不烈！」吩咐外面打轎，將林爺硬八分推上了轎，一直哭到門口。下轎來到房中，叫聲：「娘子！你今日看什麼城隍會！遇見惡人李雷，他見了你容顏，起了歹念，禍生不測，將我哄去，說了些事。我不允，便將我推下火牢。只得暫且依允，回家與娘子商議此事！如何是好？」娘子叫聲：「官人，我若不去，你的性命難保。不如等我去將惡人刺死，與萬人除害！哎喲相公呀！我舍一命，輕似鴻毛。失一節，重如丘山。官人呀！我去之後，你自己保重，不可想念奴家。」說罷，抱頭痛哭。娘子走入房中，用針線將底衣縫連。林爺無計可施，忙走到關帝神前，把情由哭訴一番。帝君大怒，把美髯一拂，林爺一嚇，一個斤鬥跌倒。只見老人家喊道：「相公不好了！外面走了水了！」林爺嚇得手癱腳軟，爬將起來走到外面一看，只見天上祥光萬道，端靄千條，紅雲飄飄。連忙進去，把娘子拉到外面。只見一位神聖起在空中，頭戴金盔，身穿綠袍，坐下赤兔馬，左有周倉捧定青龍偃月刀，右有關平捧著金印。面前跪著一婦人。夫妻二人倒身下拜，抬頭忽然不見。看官，此是關聖帝君，見林孔昭家三代敬重，終日虔誠供奉，感念與他，所以顯聖前來相救。你道這婦人是哪裡來的？乃得道的一個妖怪變的，因上帝敕旨，令帝君降服。帝君念他不貪淫欲，不好富貴，所以遣他下凡，替羅氏鳳娘。你道他是何怪物？他乃是四川嘉陵峨眉山一個九尾狐狸，有千年道根，所以得成人形。

且說林爺夫妻甚是恩愛，不忍分離，哭了半夜。將近天明，忽聽門外有李府家人，催促說：「天快亮了，快請令正夫人上轎吧。大老爺立等，不可遲遲。」羅氏開言，叫聲：「官人呀，我去之後，不可盼望。保重要緊！」二人哭了一會，林爺攙了羅氏，開了門，大娘正欲上轎，忽然一陣狂風陡起，刮得飛沙走石，眾人立腳不住。這一陣風刮得燈火滅，風過之後，重又點起燈籠火把。眾人將轎子抬起，穿街過巷，抬進李府內堂下轎。李雷一見，走出用手相攙，進了洞房，成其美事。說書的，此話不明。列位有所不知：羅氏在家那般節烈，因何竟與惡人苟合？就是那一陣神風，神聖將妖狐丟下，攝去囉氏，此乃是替身，並非林孔昭之妻。

且說羅氏，被風一直刮到南京清涼山下，有個小庵，名叫柳蓮庵。庵內有兩個尼姑，此時天色已明，正在大殿誦經。只見半空中掉下一個人來，有一道婆正走天井，喊道：「不好了！有了妖怪了。」二尼聞聽，走來一看，見是個婦人。忙問道：「你是人是怪？」羅氏此時跌得昏迷不醒，二人將她攙上大殿，衝了開水灌下，登時甦醒。尼僧道：「大娘是哪裡來的？快快說來。」羅氏開眼一看，見是兩個尼僧，說道：「老爺，我是林孔昭的妻子——」就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叫聲：「二位老爺，小婦人被風刮到此間，還求老爺發個慈悲，搭救難婦。」說著跪下。二尼連忙攙起，叫聲：「大娘放心，你且權住小庵，不可出去。倘若李雷知道，連小尼性命難保。」羅氏相謝，只此住下。

且說林爺見妻子去後，關上門大哭回房。到天明起來，至李府叫聲：「大叔，我問你一聲，我家敞房，可好麼？」家人回道：「相公問的是令正？此刻正在牀上，與大老爺快活，不亦樂乎！」林爺一聽，氣滿胸懷，身上發抖，大哭。一直上街，說：「我去告他！」家人道：「你告誰呀！只好去告灶王。」林爺付之不理，出了西柵，走了幾步，遠遠見兩桿紅旗。近前看時，沖天照壁，兩扇紅漆門，白礬石鑿就三個大字：城隍廟。進了山門，一條甬道，兩廊有二十四司。上了大殿，擺著供案香爐燭台，上面坐著一位神聖，赫赫威嚴，令人可畏。林爺焚香祝禱，說被屈情由，祈了一會，又取了一張黃紙，破指寫表。上寫著：

具狀人林孔昭告惡人李雷：為恃強欺弱強姦婦女事。

身幼習孔孟之收，亦知人倫之道，見貧窮而濟之，遇危難而救之，不亦可乎。昔者振遠李雷，四海飄零，無容身之處，身無尺寸之絲，食無三餐之飽，視之遂起惻隱之心，衣銀相濟。李雷奔上，得意而歸，起造宅宇，而車馬填門，朝暮暢飲，強淫閨門之女，逼奸宦室之婦，廣結兇惡之徒，妄害良善之家。造火牢而害人之性命，西洋套房損人之名節，霸人溼水，是人懼怕，惡人之名，人莫敢侵。昨日神駕設孤婦女攔道，焚香以視威嚴。身之妻偶至門前，禍遇李雷，忘昔日之恩，陡起不良之意，欲將身之妻以為箕帚之妾，使門客邵青用巧言哄妄，深入惡地，一時言語相觸，推入火牢之中。身一時軟弱，欲惜殘軀，佯允而還家，與妻計議。身之妻欲使美人之計，除眾之患，不想為其所逼，失儒家之名節，蹈身軀於惡地。哀狀求神聖賜一點之靈，以除其患，冤如黑海，血淚呈詞，伏乞神光鑒察，哀哀上告。

林孔昭寫完，自言自語念來念去，興住口，忽然幔子一動，供桌內跳出一個稍長大漢，手執鋼刀，大喝一聲：「呔！我把你這該死的狗頭，膽敢在此毀罵大老爺麼！把你送下火牢。」說罷挾了林爺就走。出了廟門，到了一個巷內，將孔昭放下，說：「相公不必害怕，你的冤屈事情，也聽得明白。方才幸喜遇我，若是遇著別人，相公又要有性命之憂。」此刻林爺魂飛魄散，聽了此言，方才睜眼，叫聲：「壯士，尊姓大名？乞道其詳。」那人說：「此處非是說話之處，請到府上細講。」林公子只得站起身來，一同回轉自家門首。用手叩門，裡面老人家叫聲：「相公回來了！」抬頭看見一個稍長大漢，他就攔住道：「這一位面生可疑，相公一生忠厚，不可結交，這是強盜模樣。」這人聽言，大喝道：「誰是強盜，俺乃是英雄豪傑，來代你相公出力的。」言罷進內。老人家不敢作。

二人來至書房，敘禮坐下，獻茶茶畢，林爺問：「壯士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順言道：「在下姓名畢山，有個綽號，叫做野人熊。相公所言，待李雷恩深似海，情若丘山，恩情不報，反將相公令正占去。如今相公出一條妙計，等在下把惡人殺了，以泄相公之氣。」林爺聞言，想了一會，說：「有了，我們溼水鄉風，作興看親。平日淫婦穿的色衣，取他四套，買一擔食物，有屈恩公做個擔夫，奔進李宅，行刺惡人。那時方泄我恨！就是金爺裝束，要改一改才好。」同老人家取了一身衣服鞋帽，金爺換上，倒也合身。說道：「相公，就此去吧。」林爺說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早飯時去。」吩咐擺酒飯上來，二人用了。金爺在書房留宿。睡至半夜，金爺一聲大叫，爬將起來。林爺嚇醒，叫聲：「恩公，半夜喊叫，是何緣故？」金爺道：「我夢見到大海去，站在一塊石上，一滑跌下海去，故此大喊。嚇得我一身大汗。」相公說：「恩公此夢，凶多吉少。明日不可去也，恐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？不信等我細細詳來：昔日軒輊黃帝，有位公主名叫精衛公主，那日在花園閒玩，忽被狂風將花吹謝。心中想求王母長生不老之法，奏知父皇。父皇依允，他就過海求了王母娘娘，娘娘允了，又過海來回國。見來了一隻海鳥，有後生美貌無比，公主招為駙馬。行至海心，起了一陣狂風，海船刮翻，公主喪命。後來公主變了一個精衛鳥，每日在堆上銜石，以填大海。恩公此夢，名精衛銜石，勞而無功。」金爺說：「相公，我最喜講武。這些夢寐之事，從來不信，明日定去走遭。」相公說：「恩公呀，我勸你不可造次。」

不一時天明，淨面吃了早點，金爺改妝扮作擔夫，挑起盒擔，跟隨林爺直奔李府。進了大門，有爺們看見，即忙報與張三太爺，說是有人到了。問道是誰，說：「林孔昭大龜到了，請三太爺出去。」張三喝一聲說：「林相公不是龜，你們在這裡講些什麼！快快請進。」那人答應，把林爺請進花廳坐下。張三更衣淨面，報知李雷，誰知李雷尚未起來，只得出去陪著林爺談談。直至下行，李雷才起來，淨面穿衣出來，早有邵青接著，說：「大老爺好，早起受用足了。」李雷道：「老邵呀，我大老爺今日失覺了。」二人直在閒談，只見大頭走將進來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今有林相公帶了一個擔夫，挑四盒禮物，還有衣裳，到大老爺府上看親。」李雷聽說：「張老三，快快與我把林相公叫他進來。」張三答應出來，叫聲：「相公，大老爺有請，在南書房相見。」林相公帶了擔夫，挑了盒擔，一路進去。來至書房，李雷一見，站起身來，叫聲：「兄弟，這個擔夫還是家裡的，還是僱了來的？」林

爺說：「他是外路人僱來的。」李雷吩咐家人，到帳房稱六兩銀子賞那擔夫。家人答應下去，到帳房稱了六兩銀子，走出叫聲：「擔夫，這是大老爺賞你的。」金爺叫聲：「爺們，煩你代我回聲大老爺，說擔夫蒙大老爺賞賜，一定要面謝大老爺。」家人進內，說：「大老爺，擔夫蒙賞賜，他一定要面謝大老爺呢。」李雷聞聽，哈哈大笑：「他既然要當面謝，叫他進來。」答應一聲下去。

李雷正然吩咐，只見邵青說道：「大老爺，請裡邊說話。」二人同至後面，李雷道：「老邵，爾鬼頭鬼腦，有何話說？」邵青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你曉得林孔昭是個忠厚人，見了大老爺心中懷恨，恐其中有詐，竟買囑擔夫暗中行刺，亦未可知。大老爺存神，叫擔夫上來，叫衝爺在旁，可保無虞。」李雷一聽，渾身都麻了。自己叫著：李大麻子，你好懸呀！說罷出來，叫人到東書院，與我把衝爺請來。不一時衝爺到，叫聲：「恩爹，呼喚孩兒有何吩咐？」李雷便問：「衝哥，兵器可曾帶來？」衝爺說：「錘頭帶來的。」李雷道：「你且坐在一旁。」即時吩咐，叫擔夫上來。家人答應未完，下邊金爺早已竄進書房，手執鋼刀，大叫一聲說：「惡人，往哪裡走！」照定李雷面門，一刀砍下來。李雷見刀來的切近，叫聲「不好」，把頭一歪，身子一扭，金爺落了空。不防有沖天賊在旁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金爺刀才落空，早被衝爺一錘打中脈門，鋼刀落地，金爺跌倒塵埃。衝爺連忙走上來按住，叫人取繩索，登時捆住。林爺見金爺捨生忘死行刺惡人，未曾刺死反被擒捉，面上改色，渾身發抖，站不起來。李雷大怒，吩咐：「把這兩個狗頭推下火牢！」眾人正要動手，裡面走出一個丫環，說：「二太太有請，緩些推下火牢。」李雷叫聲：「老邵呀，進去就來。」說罷，進內問妖狸怪有甚說話。妖狸怪道：「我請你非為別事，為的我丈夫。千萬不可推下火牢，絕了性命。此時大老爺殺他容易，恐其外人談論不是。大老爺亦不可放他出去。依我主意，將擔夫殺了，將他囚在家中，一日兩餐，以待他天年。那時非我之過。」李雷點頭依允，出來叫聲：「老邵呀，如今二太太叫不要害他丈夫性命，把他囚在家中，怎樣辦法？」邵青低頭一想，說：「是，有了，東園旁邊有一塊空地，何不起造一土牢，以囚活犯。」李雷說：「要多少銀子麼？」邵青說：「這個有限，要五百兩銀子。」李雷差四個家人監造土牢，又吩咐把擔夫推下火牢。眾人吵的一聲，把金爺推推擁擁，只奔火牢而來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